

幾種動物的死

某一天她醒來，發現整條路靜悄悄的。她爬起來，離開房間，走進公寓的陽台，探頭往外看。

一車一車的貨櫃緩慢行過外頭那條大馬路，天橋、陽台上站滿圍觀的人群，大象驚慌的眼神和她對上，揚起象鼻彷彿想刺穿天空。大象很快就被載走了，長頸鹿一臉悠閒地轉著脖子，彷彿自己是一盞紅綠燈。

她會興奮地四處張望嗎？還是就站在陽台抽整天的菸？無法確知她的反應。我嘗試復原她的樣子。

我在小吃店呼嚕吃麵，看著新聞從動物園管理，回顧幾年前的河馬脫逃事件，記得那似乎有經過她家附近。我猜想她曾經看過這些動物搬家的樣子，也許甚至看過從鐵籠中出逃的河馬。

而她離開也只是一年前的事情而已。她的臉、她的聲音，對我來說卻已經模糊。

我和她一起去過一次動物園，這是我們相處最長的一段時光，更多的時候，只是網路上的一條兩條消息，我回覆她，她回覆我，但都是公開的，我們私下很少彼此單獨交談。畢竟是一年只見一次的網友。

像是某種互助會，我和她同屬一個網路上的寫作社群，而其中病痛幾乎是每個人的標準配備。分享分為兩種：給讀者粉絲的公開言說——我稱之為「近況報告」，大多是寫作規劃和好笑得不得不分享的小事。還有只發給朋友看的生活瑣細——諮商時說了什麼，看醫生得到什麼藥，安眠藥似乎效力太弱了總是在半夜醒來……寫作，或者說，像個職業寫作者那樣去書寫一些另一個世界發生的事物和角色，一般稱為「二次創作」（也就是同人創作），揣摩原作者的心思，就像她寫的：感覺心不在自己身上，就安心了。

她常常躺在狹窄房間的床上，面對白色的牆，一動也不動地看著那好一陣子，只有上廁所的時候才會爬起來。餓的時候，啃乾的泡麵，直到嚼累了為止。她躺在床上，感覺鴿籠般的房間是自己的延伸，感覺房間之外的整層破公寓，感覺破公寓之外，車流隆隆彷彿一條憤怒的河。她把自己安放到那河裡，心被沖到很遠的地方。

而我和其他人則被她困住了，困坐暗室，直到看見惘惘的天光，徹夜思考自己做錯了什麼，是什麼讓她頭也不回地走開。

我和社群裡的朋友們一起去參加她的追思會，戲稱這是一場專為她而舉辦的同人聚會，約好不要哭，誰哭了請大家喝飲料。天氣很好，我在公車上搖搖晃晃，恍惚間還以為自己正在趕赴一場春遊。

我們在會場外集合，其實我對其他人的面孔也很陌生，經過簡短介紹，才確認彼此如何連結到網路上的暱稱。

我們又開了一會玩笑，夢夢遠遠看到她的本名，給我們指出，那就是會場了。暴龍和家屬比較熟悉，才在會場門口簽名，就被一個戴墨鏡的婦人緊緊擁抱：「謝謝你們。她有你們這些朋友真的很棒。」

真的很棒。我也被挨個擁抱，發現婦人一邊擁抱一邊啜泣，我的肩膀沾上了婦人的眼淚。我想起她跟我講過的，那些母親對她無理的要求和謾罵，甚至拿刀作勢砍她的夜晚，只能輕拍婦人的肩，不動聲色地往後退開。

她如果看到這些鮮花，這些白布幔，那隻從她床頭珍而重之移到靈堂上的布偶，不知道會說什麼？

恐怕只會脫力地大笑三聲，連想把靈堂砸爛都沒有力氣。

我輕聲問旁邊的露月，那隻布偶是怎麼揀選出來的。露月答道，那是他們和家屬去看她的房間時，這看起來是她最珍愛的寶物。從事過殯葬業的暴龍湊過來和我們講悄悄話：「這個排場至少要三十萬吶。」

我們不約而同地長嘆一聲。幸好人不能參加自己的葬禮，我想像她氣得掀翻椅子，拆去自己的照片的景象，面對即將開始的追思會，這樣我會比較好過。

照片去背技術拙劣，她的身影旁圍繞著一圈鋸齒狀的背景，照片的底色是她最痛恨的螢光粉紅。我差點在靈堂笑出來。這照片突出了她的暴牙和雀斑，頭髮也沒有整理好，只是一張失敗的自拍。播放追思影片時，我周圍的朋友都在憋笑，那是她高中在吉他社自彈自唱的

影片，還重複播放了兩次，我們用手機在群組即時分享自己的心得，不外乎「好尷尬喔」、「太尷尬了」。

「她要是知道我們看到這些東西一定恨不得殺人滅口。」沒想過這樣華美的排場也是一種不堪，我們想到她生前的拮据與儉省，就都不說話了。追思影片很長，大多是重複的照片，一些家人寫給她的話，甚至放上了她幾本同人誌的封面、同人活動使用的名片：「還好沒有內容，不然她一定會爬起來。」坐在我身旁的露月說。

我默默點頭，畢竟有些東西就算放在網路上，也不會希望家人看到。很明顯她死後，所有資料都被翻個遍了。

她若知道，還會這樣做嗎？又或者正是因為她洞悉了一切，才連隻字片語也沒有留下？

我打開社群網站，看到她的帳號前幾天還發了訊息，我發給她的訊息，她也只匆匆回以一個笑臉。那是半個月前的事，分別後，我告訴她，我在夜晚平安到家。

那天我們去逛了動物園，她呼嚕嚕吸著奶茶，一面抱怨好熱，在遊園車上左右張望，拉著我看紅鶴。過了不久，又如少女般跑著去看河馬。在紀念品店試戴獅子頭套，看著彼此哈哈大笑。離開動物園後，去一家連鎖日式料理吃晚餐，邊吃邊抱怨連鎖餐廳就是難吃，後來去了咖啡廳喝飲料，她跟我說了一些關於金錢方面的煩惱，家人對她的不諒解，我答應她若有外包的校對案件會再通知她，她卻在此時低聲說起其實她的家庭可以負擔一年數次的出國旅遊，但不願意每個月給她一兩千塊，讓她至少在讀書時過得輕鬆一點。

更糟的是，母親用她的名義貸款買了房子，要她在畢業後開始付貸款。

她攪拌著奶精和淡如水的咖啡：「我連學貸都付不完了……」

「為什麼他們讓你借學貸？又不是出不起。」「我要是知道就好了。」她說：「如果我可以像我媽一樣，遇到什麼事情都用前世欠債，要花錢消災來解釋就好了。但我也沒有錢可以花。」

她的老師手持麥克風，在台上代表整個系所來說一些緬懷的話，大抵是她有強大學術潛力和創作熱情，英年早逝，殊為可惜，若是她能……講到這裡就收了聲：「想不到我最後一次看見她，竟然是在醫院的急診室，她真的是一個很好的學生，我還記得她在課堂上總是勇於發表意見……」老師在哭，旁邊穿白襯衫的工作人員立刻遞上衛生紙，我也不自覺流下淚來，群組馬上跳出一行字：「現在累計飲料數：三杯。」

每個人都會為年輕鮮妍的死感到惋惜，更多的是不理解，縱使理解了，也還是遺憾。我無從分辨自己理解與否，只記得她在動物園和我說過，這整座動物園的動物，大抵上都跟我們一樣是患者。

許多動物由於人為因素產生一些異常行為。北極熊因為出現不正常的皮膚過敏或癢覺，而使牠過度舔咬身體的某部份，而造成嚴重脫毛，甚至連尾巴都被咬掉部分。

有些動物會發展出一些過度的運動方式，如長頸鹿會將自己的頸子彎曲成吸管狀，去摩擦自己的背脊。獼猴出現異常攻擊症狀，見人即呈攻擊姿態。大猩猩把消化一半的食物吐出後再吞入反芻，或者互相丟糞，甚至吞食自己的排泄物。

獅子一到餵食的時間就開始在附近走動，牠們雖然把人類當成敵人，在展示場又無法避開遊客，因此會在遠離遊客的牆來回走動。不但不斷地在原地繞八字形，有些獅子甚至會重複跳躍重踏猛撲直到膝蓋變形。

大象的異常行為包括：自慰、在原地不停的搖擺身體、搖晃頭部。或是以飼料引誘鴨子靠近，然後用腳掌把牠踩到土中。

為避免引起遊客的不愉快，因此讓動物和人類一樣，服用安眠藥及百憂解。

說完這些，她興沖沖地領著我去看長頸鹿，發現牠們只是在懶洋洋地反芻，便失望地離開了。

「可能牠們的藥比較有效吧。」她說：「我真想吃大象吃的安眠藥。」

她死後，我少有可以安睡的時刻，思及棺材中彷彿睡著了的她，我就會睜開眼睛，也許不該繞到擺滿花朵的靈堂後頭，見她最後一面。我在棺材中放下一朵白玫瑰，她看起來氣色好極了，甚至比生前更好，如同隨時會爬起來，環顧四周，問旁人：「發生了什麼事？你們為什麼全在這？」

從靈堂出來，我又哭了，暴龍不忘調侃我：「現在醜二，兩杯飲料。」

儀式還沒結束，我們回到靈堂，她的棺木已經蓋上，準備運往火葬場，依照習俗，她的父親這時必須拿木杖敲打她的棺木，以示對不肖女的責備，我看見她的父親輕輕碰了一碰棺木，放下木杖，掩住臉哭了起來。我趕快擦去眼角的眼淚，免得累加更多飲料。

她的棺木和家人都離開以後，我們站在原地，不知道要不要解散。

「飲料怎麼辦？」我伸手去掏錢包。

「白癡喔。」夢夢敲了我的頭：「下次啦。」

「有沒有人要一起去吃飯的？」露月說，我搖搖頭，覺得胃裡脹脹的，什麼也吃不下。我和大家道別，慢慢散步去捷運站。

回家路上，在新粉刷好的電線桿，看到一隻紅色蝴蝶黏在黃漆上。

蝴蝶動了動翅膀，飛不起來。

幾個小時後，再度經過，蝴蝶已經不動了。

幾天以後，經過時仔細看了看電線桿，蝴蝶蜷曲、萎縮，身上的紅斑褪去，變成一個黑色小點。

葬禮結束，群組安靜了好幾天，誰都不想再提。就算提到了，也是嘻嘻哈哈帶過去。最後我們誰也沒請大家喝飲料。我穿了一週的黑衣，下一週默默換回原樣，誰也不知道我在哀悼，還有哀悼什麼。天氣越來越熱，我站在飲料店櫃台前時，都有種欠她飲料的心虛感。如果她回來，我願意請她吃燒肉吃到飽。喝啤酒。一壺香料奶茶。再吃一塊櫻桃起司派。像攜帶一個迷你的她隨處走動，我很容易想起她。有時甚至納悶，我見到她的最後一面，她看起來是如此美好、完整，他們把她的那些傷口和血跡藏到哪裡去了？還是，為了活人，非得把她的傷痕用鮮花遮掩好才行？

有些陰暗的角落特別容易勾起這種思緒，我也不是不能理解那是怎麼一回事，卻還是會在街上不自覺尋找和她特徵相似的女孩。或者想，學校提早頒發給她的畢業證書，是不是指她從我們的生命中畢業了？

她原屬的寫作小社群也一如往常，和她比較親近的朋友，知道她最討厭故作感傷的悼念文，所以什麼也沒發，倒是一些粉絲紛紛到她的文章留言，說好想她。我知會讀者，今年和她合作的刊物計畫無限期擱置，但我的個人刊物在我能力許可範圍內，會自行出刊。

一些人悄悄來問我怎麼了。

我停下打字的手，想，那些人真的不知道吧？我回覆：她因病過世。這是我能想到比較委婉的說法，不知道她接不接受。那些藥石罔效的失眠夜晚，讓人在診間哭泣的諮商，反覆被家人質問：能不能振作一點——這些都不是病嗎？

「你知道諮商一次就要兩千塊。」她嘆了口氣：「衣服我都只敢買最便宜的，但我媽就會罵我，家裡又不是沒有錢，為什麼不買好一點。」

我沒有說話。她繼續說：「家裡又不是沒有錢，但他們也不肯給。」

「我不敢帶朋友去家裡玩，我家很大、很漂亮，幾乎可以說是豪宅了。我怕被認為都在裝窮，騙同情，但我真的連買一件乾淨制服的錢都沒有。」她喝完最後一口咖啡，姿勢像灌酒那樣豪氣，拍拍我的肩膀，不說啦，我們回家吧。

她因病過世。我打量著這則回覆，有點後悔自己為什麼要發公告。

明白了，謝謝，對不起打擾。

我往後靠在椅背上，鬆了一口氣。

滿三個月了，群組裡約好要一起去看她，靈骨塔座落在山中，遠眺可以看見大海，不免還是有人提起這個問題：「到底花了多少錢啊？」

好問題。暴龍這次沒有回答。我想起那個戴墨鏡的婦人，儘管一身黑衣，穿著打扮都很時髦。

「家屬會去嗎？我不想再聽到她媽媽喊她小寶貝了。」

「會。」

「給我地址吧，我自己去。」

「我也要地址！」

「我也要！」

起頭的暴龍忍不住了：「你們都不去，我怎麼跟小寶貝的媽媽交代啊！」

時間實在對不上，後來他們包了兩台計程車，從捷運站到靈骨塔去，結束後一起去吃燒肉，用手機放著她的照片，假裝她在場。後來暴龍的手機因為太接近火爐，不慎燒了起來，夢夢跟我說那個景象她一輩子不會忘記。店員連忙衝過來把火勢撲滅了。燒肉全部泡湯，只多送了一盤小菜。聽說她媽還是一副傷心到隨時會昏倒的樣子。

我自己騎機車去看她。越過一整條海岸線，翻過一座山曲折的小徑，抵達一個在山林中顯得突兀的大樓，我在櫃檯前報出她的名字，穿制服的小姐抄寫她的位置，遞給我。我循地址尋她，在她面前放上一包香菸。

香菸其實有講究，但本人沒法抗議，於是每個人都帶不同的菸給她，在那方小小的格子前合十說抱歉抱歉，委屈你了。

我知道這樣不對。觀音拈花微笑，天花板、地板上無處不見蓮花和經文，佛塔禁菸、禁酒、禁葷食。夢夢說，他們一家費盡力氣，將炸雞包著塑膠袋，為威士忌織上毛線外套，通過重重安檢，只為了讓喜歡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阿公在祭拜當日有酒食可吃。

她要是知道面前擺了什麼菸，大概會不屑地哼一聲吧，我未曾留意過她喜歡什麼菸，只是在便利超商選擇最便宜的長壽。

經過長長的隧道，隧道出口是遠遠的海。回程，我在濱海公路邊停下，跨過圍籬，去到海邊，沙子很燙，腳印在沙灘拖出長而歪扭的痕跡，脫下鞋子，赤腳踩進海水中。海水是溫的。

死者不能決定自己如何被記得，於是，我想起她時，都只有想起一些好笑的事。看了一會的海，一面想著這有什麼意義，她死了，我活下來，和其他人一樣記著這件事，記得她的格子在什麼地方，但那個格子再也不會打開了。

一隻蟬死在沙灘上，我蹲下來看，也許是山邊飛過來的，濱海公路一面沿山，一面靠海，沿山那面一路都是急促的蟬鳴。為什麼這隻蟬孤獨地躺在這裡呢？我抹去臉上的汗，決定把蟬埋起來。

蟬很小，用兩捧沙子就把整隻蟬蓋住了。太陽越來越大，汗水沿著脖子往下流，滴到沙上，變成一個小小的黑點。

我回到機車上，轉動把手，發動。風景一一後退，帶鹹味的海風灌進衣服，是眼淚的味道。我知道日後對於她的想像只會越來越少，少到可能連群組都不再開啟。我們始終沒有從群組中刪除她的帳號，作為紀念，有時還會有人標記她，但頻率越來越低。

暴龍的手機修好了，但那天的照片都沒有救回來。倒是露月打卡上傳的照片，所有人都看著鏡頭微笑，手機裡的她不知面對哪兒，笑得人心裡發寒。夢夢開玩笑說是她不想在佛塔裡吃素，所以向大家提出了嚴正抗議。

這樣嗎？我不知道人死後會去哪裡，但很明顯不在靈骨塔裡面。剩下的閒聊，我也放著不看，少一兩個人已讀也不會怎樣。我丟開手機，發現自己並沒有因為她的死而變成更好或更壞的人。

我對這個世界的感想變得稀少，大多數時候想的是，還好她沒有看到現在的景況。

醫生叮囑我早睡早起，不要弄亂了作息，可以的話，多照陽光。多曬太陽不會憂鬱。

往往我醒來的時候，天已經黑了，摸索著打開電燈，四周很安靜，甚至可以聽到日光燈管發出的嗡嗡聲。就像在宇宙中一樣孤獨。這句話忽然浮現在我腦海中，我最討厭這樣的時刻，彷彿有人未經同意，就帶走一件珍貴的物事，且永遠不會回來。

我聽過這樣一個故事：我的高中生物老師在求學時，同住的室友因為台北老是沒有太陽而憂鬱得不得了。老師偶然聽人說，把照明換成瓦數高的黃色燈泡，能治憂鬱。最終，室友好了，老師的結論是，生物對光照很敏感。

我常常在這種時候想像老師從舍監那兒借來梯子，搬上五樓寢室，再氣喘吁吁地爬上去換燈泡的樣子。那時老師比現在年輕，也相信終有什麼可以治癒。想像這個樣子讓我感覺溫暖，也為老師的室友覺得幸運，因為總有人在照看自己。如同溫暖的燈光，好像一切就是這麼簡單，按下開關就會發亮，就有一個自己的太陽。

我最討厭日出前，兩點到四點的時段，那時最冷。若果到四點，我還沒睡，我會裹著棉被走到外頭，盯著天空，等待太陽慢吞吞地從地平線爬上天空。我總有種錯覺：這段時間似

乎過得特別慢，夜晚無限漫長，太陽也許再也不會升起。我拖著棉被回房，晨光大亮後才入睡。

有一天，我被爆炸聲驚醒，跳下床，按開開關，電燈卻沒有亮，還伴隨濃烈的燒焦味。

以為是火災，但出了房間，四處張望，沒有任何動靜。平時鬧哄哄的室友們似乎都出門了。我突然浮現一個荒謬的念頭——會不會在剛才的爆炸中，我已經死了，被獨自一人關在一個無人、安靜的世界中，並會永遠持續下去？

我扭開門鎖，下樓探看，距離公寓兩步之遙的變電箱正竄出火花，一群人圍在那兒看，大多是老人和提著菜籃的主婦。我暗暗鬆了一口氣，擠到距離變電箱近一點的位置，看到一隻內臟外翻的小動物。

小動物的外皮已經燒焦了，但仔細觀察一會，看著燒得光禿的尾巴，暴突的眼睛，掉在地上的腸子，紫色青色的器官，鮮紅色的肉塊……似乎是一隻松鼠。

拎著一袋青菜的大嬸對我說，是不是應該把附近公園的樹鋸掉一些，松鼠才不會老是跳下來自殺？

我不知所措地看著大嬸，結結巴巴地說，也許吧，或者我們應該在變電箱上做個遮雨棚什麼的。

大嬸歪頭想了想：「好主意，你有里長的電話嗎？」

我搖頭。維修人員匆匆趕到，我退後兩步，把位置讓給身著制服的維修人員。再慢慢退後，直到遠離人群。

松鼠會自殺嗎？我一直不知道牠們的小腦袋裡在想些什麼，我想大概很少有人知道。我知道松鼠會撫育其他松鼠的孩子，擁有極佳的記憶力，可以記住六百個埋藏食物的地點，是什麼致使這些毛茸茸的小動物想要一了百了呢？或者這只是一場意外？

我不喜歡意外這個詞，但最終，他們在官方文件中都是這麼指稱她的：意外死亡、意外墜樓，好像活著不是個意外一樣。

我走上樓，回到我的小房間裡，隱約還可以聽到外面的聲響：變電箱的滋滋聲，一群人在說話……我躺回床上，蓋上棉被，再度醒來的時候是晚上，房間亮得白花花的，我忘了關上開關。電已經來了。聽說有個很寂寞的職業，是公路的路燈維護員。只有一個人，每晚在公路上巡邏，看看有沒有故障的路燈。若有，把燈泡換上；若無，就在公路上繼續行駛。我有點羨慕這個職業，一個人在暗夜寂靜的世界中徘徊，彷彿在夢境中遊蕩。我想到暴龍他們提到的死後世界，心想該不會就是一個黑暗的世界，無止境地在惡夢中行走吧？

例行性回診，醫生對我的作息有點意見。他用指節敲敲桌面，「我明白這件事對你造成的傷害，但你該體認到，她已經離開了。」

我當然知道。我沒有回覆醫生，只是點了點頭，抄起健保卡匆匆離開。我害怕這個總是直勾勾盯著我的男子，我覺得他好像看透了我。

為了矯正作息，我開始了彩券行的打工。大部分時間都在滑手機，在群組有一搭沒一搭的閒聊，沒有人再提起她的事。「還來得及嗎？」快關店時，一個中年男子推開店門對我說。我瞄了一眼電腦螢幕：「剩下十分鐘。」

他對我點點頭，外面正下著大雨，他把安全帽和雨衣脫下來，擱上傘架，才進來店裡。自從他進來後，我突然開始注意起時間，對方拿起鉛筆，用後端搔搔自己灰白摻半的頭髮，拉了一張椅子，坐下來選號。他穿著藍色夾克，上部被雨淋濕，變成接近黑色的深藍色。我問他會不會冷，反正要關店了，我可以先把店裡的空調關掉。他搖搖頭。一直到最後兩分鐘，他才下注。

我將找錢和彩券一起遞給他，他看著裝彩券的小紅包，突然開口說：「希望我過世的弟弟能保佑我中獎。」

我不知道要說什麼，低下頭假裝操作機器，這時候該請他節哀嗎？會不會太虛偽了？也許他只是想和人講講話，什麼都不說，也許太過份了。

「我弟弟昨天過世了。」

「昨天？」

「嗯，昨天，」他停頓一會：「所以我趕快來下注，希望他在天之靈會保佑我。」

我本來想說「一定沒問題」，但話到嘴邊又嚥了下去，我點點頭，表示理解，他推開門走出去時，我開口叫住他：「雨很大，騎車小心。」

他對我揮揮手，拾起雨衣及安全帽，跨上機車離開。

我拉上鐵門，算帳時一邊想著，這是一對怎樣的兄弟呢？弟弟又是怎麼死的？但線索太少了，最後和沒有想一樣。

回家的路上，看到一個女人撐著傘，在河堤邊像尋找什麼似地東張西望，過了一會，她停下來眺望黑暗的河面，遠處吊橋的彩虹燈光映著水面閃閃發亮。

我希望那位客人的弟弟會保佑他，這樣他來兌領獎券時，也許我可以多和他聊一聊，但我等了又等，直到從老闆娘手中接過這個暑假的薪水時，都沒有再見到他。發薪水那天正好是開獎的時候，我們這間小彩券行沒有開出任何大獎。每當暴雨，我都會想到那個客人。

死是沉默，但生者應當述說嗎？

我不知道該和誰述說此事，一直試圖避開和她有關的回憶，但只要一連上網路，我就不可避免地重新與她連上線。有她的群組越來越安靜，連聊天都戰戰兢兢，少了她的燒肉和火鍋，約了也沒意思，索性不聚會了。她的讀者和我的讀者大多數是重疊的，我們共同享有的這個社群其實很小很小，小到每一個人都可以叫出名字來，也小到每一個人的退出，都是巨大的失落。

我抬起頭，看見閃爍發光的螢幕，把遊戲畫面關上。連上網路，在群組發了一條訊息：「嘿，要不要一起去吃個蛋糕？」這時間好像大家約好不睡覺似的，暴龍立刻回覆我，半夜不睡覺在做什麼，我笑了，馬上打字回覆。

看到群組右上角，她始終在森冷地盯著我，始終沒有已讀。這是當然的，她不在了。

蛋糕最後沒有約成，但群組熱絡了一點。我又回到診間，進行例行性的回診。醫生沒有特別說什麼，把健保卡還給我，說，「已經可以了。」

「什麼意思？」我問。

「我們會說，你的病症是一種無法治癒的終身疾患，但我覺得你已經穩定了。你的用藥比之前輕微很多。」醫生輕拍我的肩膀，「做得不錯啊，你已經走出來了。」

這樣嗎？我搖搖晃晃地走出診間，到醫院外頭，一隻鴿子從陽光中飛落下來，我竟覺得那是天使。她也會變成天使嗎？我並不知道，我追著鴿子跑，看見牠飛向天際，飛入我看不見的地方。